

## 青未了·连载



## 13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 邱永峥 郝洲

##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 美军只喝瓶装水

这倒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们从我们申请嵌入式采访的那日起,我们先后与美军签署了三次《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媒体战地规则》,5页A4纸上满满当当地写着整整22条“军规”,具体包括:不得提前透露随军部队的作战日期、方案、武器装备;不得拍摄与作战行动有关的通信器材、情报搜集设备;不得报道所随部队的伤亡情况……

我们的感觉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嵌入式采访报道如同给媒体上了一个金箍。不过,我们俩很走运,因为按规定,我们到每一个部队都由公共事务官陪同,但从团以下的单位,美军意外地“掉链子”了——没有任何的公共事务官陪同,作战部队几乎对我们俩完全敞开,直到9月14日,也就是随军报道任务结束前一天,第101空中突击师才发现这个漏洞。因此,相比于其他媒体的随军记者,我们是看到了美国作战部队最真实的一面。

更多驻阿联军很会在国际媒体前作秀,法军下士嘉风告诉我们:“有一次是法国记者随军报道,说白了就是作秀——在北边最安全的部落里转了两天,给他们拍些和谐的照片,还给阿富汗人发传单,送小朋友礼物,感觉那次行动的目的就是作秀,出动六七百人,早把塔利班吓回山里去了。两天下来,一声枪响都没听到,好安逸。”

这样一来,外界对联军伤亡的真实相了解到有多少呢?9月1日晨,在我们即将抵达101空中突击师前线的当天,我们得知7名第101空中突击师的士兵相继在坎大哈南部地区遇害身亡。美军和驻阿北约总部都没有透露7名美军阵亡的细节,但坎大哈城南的目击者表示,一辆美军的悍马装甲巡逻车当天下午在城南遭遇路边炸弹,车辆立即起火。目击者很快看到救援人员从车中转移出数具美军的尸体。

这条伤亡的消息是由美联社提供的,按理彼得也不至于被剥夺随军资格,而联军看似也不会隐瞒真相呀。

然而,嘉风随后说的一番话让我们大吃一惊:“我是一名在阿富汗驻扎过6个月的法军士兵,法籍中国人,在阿富汗前线打了半年,可惜最后半个月不幸中弹回法国了。我是在一次3天的军事行动中受伤的,那次一共有11名法军受伤,1人严重烧伤,不过,这些法国媒体是不会报道的,只有死人才会报道。”

“不要饮用当地水源的水,在基地内只能喝瓶装水。打开每个瓶子后要闻一闻,之前有报告说有的瓶装水会有异味。”这是位于坎大哈的联军南方司令部给我们开出的14条基地守则里的第一条。未到过在阿富汗的联军基地的人对这句话肯定不会有透彻的理解,我们最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很不以为意,在坎大哈经历了15天的随军生活后,我们敢打赌:“如果没有瓶装水,美军在阿富汗一天都呆不下去。”

当我们刚刚在坎大哈基地内住下后出来寻找食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从我们下榻的媒体中心到基地内的官兵休闲中心广场不到100米的距离内,提供瓶装水的地点就有两处。每个取水处都堆放着大概300箱瓶装矿泉水,每箱都是1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正当我们站在跟小山一样的瓶装水堆放处啧啧感叹时,又有一队的军用卡车拉着几万箱矿泉水从我们身边开过。根据2007年的一项数据统计,整个坎大哈空军基地每年要消耗掉惊人的2200万瓶矿泉水。要注意的是当时坎大哈空军基地只驻扎着1万多名多国部队的士兵和后勤保障人员,其中的主力是2500多名加拿大的官兵。如今,在美国向阿富汗增兵3万后,坎大哈基地内的常驻人员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对瓶装水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我们在坎大哈基地内和后来到的美军前线作战基地内见到的瓶装矿泉水主要有两种牌子:雀巢和一个叫“水晶”的阿富汗当地的牌子。据我们后来的了解,有些水是在喀布尔装瓶的,有些水是在位于中东地区的科威特装瓶的。



## 23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本书主人公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 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

邓亚军看到跟王几几乎一模一样的向北,经验告诉她这应该才是王家的第二个儿子。

一个星期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不出所料,潘女士正是向北的亲生母亲,两人的亲权指数高达99.999%,而向北的基因分型与王文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和王文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而另外一边,饶女士和王武的DNA亲权指数也是99.999%,老二王武的确是饶女士的亲生儿子。拿到结果饶女士就忍不住要掉泪,她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丈夫,他直到逝世都没有看到过自己的亲生儿子……

根据时间推算,饶女士在妇幼保健院生产的时间是1986年6月19日,三个孩子生下来都在一个婴儿看护室,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医院把孩子给抱错了,导致了这21年间的阴差阳错!

两个人里,王家人的心情要更为复杂。老王曾想认回向北,但又不忍老二王武伤心,而饶女士孤身一人抚养孩子的艰辛,也让他们开不了这个口。

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寝食难安。潘女士患上高血压,心脏也不舒服,老王经常半夜起来,坐在院子里抽着闷烟,一坐就到天亮。“今后该怎么办?作为家长,怎么决定都会伤害到孩子。”

让两家人都耿耿于怀的是医院的态度。“假如当时医院稍微能负一点儿责任,就不会造成今天让人痛苦的局面。”老王说,“但更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寻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医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真相大白后医院完全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确实,让夫妻俩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觉得院方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一直在刻意回避,“有好多次我们约好了到医院谈,到了以后,负责人又不在,让我们在楼道里一站就是半天。而且,医院的态度一直很强硬,他们从来也没跟我们说过一句安慰的话。”

而饶女士对这家妇幼保健院的态度也很不满。她说自己并不在乎要得到多少赔偿,但是非曲直摆在那里,

“这21年的弥天大错,总不能没个说法吧?”

拿着两家人的亲子鉴定结果,两家人多次找到该妇幼保健院,要求医院为这21年的痛苦经历承担赔偿责任。他们向法院方面提出了各40万元、共8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医院方面认为这个数额太高,难以接受。

妇幼保健院医务科负责人则解释说,21年来医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抱错孩子的当事人也早已经退休,医院无法查找孩子的下落。不过,当原告提供线索后,医院就积极配合,带孩子去做鉴定并承担了相关的费用。在与原告协商过程中,他们的态度始终是诚恳的,但由于原告提出的赔偿额令他们无法接受,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所以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2007年7月,王、饶两家人一纸诉状将妇幼保健院告上了法庭,诉状中提出的赔偿金额仍是两家各40万元。

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医院方面通过律师表示医院没有责任,并拒绝道歉,但出于怜悯愿意补偿两个家庭总计20万元。医院的这一态度让两个家庭均无法接受,调解宣告失败。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医院尽管对此事“深表遗憾”,但却同时辩称,此案发生在21年前,现已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而且,构成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前提是患者存在人身损害的事实,但本案中的原告们均不存在人身损害的事实。

此事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多方关注,央视《今日说法》栏目连续两天报道了两人21年的“串子”经历,让很多观众唏嘘不已。

2007年12月12日,北京某区法院对这起诉讼做出判决:对于老王夫妇和饶女士的串子事件,妇幼保健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庭审期间却始终没有正视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医院的侵权后果给当事人老王夫妇、饶女士、王武,向北均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精神损害。

## 今宵一谜

轻车出游山水间(字) 吴树戈  
昨日谜面 肯为改革献一生  
谜底 正月



##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 7 《猎杀闪灵》

◆作者: 张苏楠

## 这是我们最后的合作

“那几份传真怎么办?”  
“我们会‘招待’里尔斯探长,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我不会让局长大人难办的!”

“我一向欣赏你的周到!记住,这是我们最后的合作!”

如此湿冷的清晨在湿热的葱冈市已经多年未见。街心公园油漆斑驳的长椅上,里尔斯歪斜着靠在椅背上,嘴唇发紫,眉头发紧,了无生气,一只鸽子在他的靴边啄食。在疲倦与孤寒的双重折磨中瑟瑟发抖的艾玫尔蜷成一团,倒在里尔斯的肩头,她的身上裹着里尔斯的风衣,只露出两只睫毛颤抖的微合的双眼。

一阵短促的铃声惊飞了毫无防备的鸽子,也把艾玫尔从碎镜般的梦境拖回视野蒙眬的现实,她浑身僵硬地坐直身子,太阳穴一阵锥痛。铃声不依不饶,艾玫尔感到声源似乎来自自己身上,但她从不使用手机。

“呃……艾玫尔……我的电话……”里尔斯也从昏睡中醒来,他感到脖根几乎不能活动,接着,是一股通透的寒意。

“啊……这儿!”艾玫尔这才发现自己仍紧裹着里尔斯的风衣,忙抽手掏出手机递了过去。  
“里尔斯!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你还活着?我已经把你拖进殉职警员名单了!”弗兰局长的咆哮传来,连艾玫尔都听得到。

“呃,局长,很抱歉,有什么情况?”里尔斯狠劲掐着自己的脖筋,好能舒缓强烈的酸痛。

“你现在在哪儿?”弗兰怒气未消。  
“第七大道的街心公园。”里尔斯如实以告。

“约什十分钟后就去接你,在那儿等着!哪儿也别去!”不由分说,弗兰挂断了电话。

里尔斯很想故作随意地耸

耸肩膀,但他觉得两个肩头各自扛了一块花岗岩。

“有任务?”艾玫尔已经完全醒来,想到方才自己裹在里尔斯的大衣里熟睡在他身边,这位感情生活尚属空白的漂亮法医脸颊有些烧红,但在这冰冷的空气里,这绯红难以察觉。

“是,约什……就是我的手枪搭档,他马上会来找我!”紧挨在一起睡过一晚,并没有让里尔斯摆脱木讷,相反,他觉得更加拘谨不安。“……你直接去病理中心吗?”

“也只能这样,这个点应该有实习生在准备试验了,我得先拿回钥匙。昨晚……谢谢你陪我……”艾玫尔也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眼睛不自觉地躲躲里尔斯来,她还不懂,爱会让人羞赧。“我们很快就能再见的,别忘了我们的计划!”

“很快就能再见……是,记

得打给我。”里尔斯重复着艾玫尔的话,突然有股醉意,有番快感。

“大衣还给你。”  
“不……”里尔斯连忙推道,“来寒流的,你披着它……”里尔斯用恳请的目光望着艾玫尔,艾玫尔接受了。

“那么,再联络!”  
“再联络……”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里尔斯眼见约什娴熟地拨动着方向盘,左穿右插超过一辆又一辆挡路的车子,心叹这位年过半百的前陆战队员真有些孤胆英雄的味道。

“局长对办案方向有什么新发现,这么急着找我们回去?”里尔斯问道。

“鬼才知道!昨晚翻来覆去折腾了大半夜,好容易有点犯困,一个电话又将我拖回这疯了的世界。”看不出如此精壮的

约什竟被失眠所困,常靠宿醉换取睡眠。

“是这样。”里尔斯本想倒在座位上补补觉,可此时他的脑海中又充盈着各种有用没用的线索,要知道人在思考时,是无法让神经摆脱兴奋进入松弛的。

“噢,不——”约什的大叫惊得里尔斯立马挺直身姿,他侧朝向窗外的脑袋刚刚摆正,一辆尾部比约什的便衣警车车头还高的加长拖车便扑面而来,在约什那声惊呼的尾音中后车猛钻入前车底部,刺耳的金属倾轧声刺痛耳膜,划破苍穹,整辆警车已然没入拖车之下,露在外面的部分严重挤压变形,底盘与公路相摩擦喷出两条火舌,而那辆猛然打入超车道并突然减速的大拖车却在事发后跟着加大油门,约什的沃尔沃被拖着一路狂奔,车尾不断溅出火星。